



上海外国语大学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青年的责任

——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演讲

2014 年 11 月 3 日

明年是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联合国的首脑峰会已决定，明年一要举行庆祝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的活动；二要结束从 2000 年开始实施的千年发展目标行动；三要启动今后 15 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70 年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宗旨原则是各国之间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联合国负责整个国际人类社会的发展协调，如千年发展目标以及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现在有 193 个成员国，最新加入的是南苏丹；联合国的维和、救灾等行动有利地促进了全球和平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初被国际社会排斥到现在经历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 GDP 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人均 GDP 并不高，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很不均衡，很多外国客人到了中国，看到北京和上海，觉得和发达国家没有区别，基础设施甚至更好，但我们的很多地方还很贫困。作为大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我们自身的发展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中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比如在非洲，除了传统的医疗队伍、修建铁路公路和学校校舍之外，我们也逐渐地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如统计人员、地球空间物理信息技术人员。再比如，在维和、救灾和大型联合国行动中，中国都有很好的表现。中国现在联合国会费达到 5.2%，排第六位，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前面的国家，因为差距很小。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人数是 5 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行动首要目标就是扶贫，全世界还有 12 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即人均日生活水平低于 1.25 美元；全世界还有 9 亿多人吃不饱饭，全世界 5 个人里面有 1 个人用不上电。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扶贫行动已经提前完成了——即贫困人口减半，这其中主要就是依赖于中国大幅度的减贫扶贫工作，所以中国领导人说，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中国已经站在了国际舞台的中央，在世界聚光灯下，我们更要注重与国际的沟通 and 交流，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因为历史的原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我在联合国工作，

深有体会，中国经常会受到其它国家的指责甚至攻击。如何在国际社会交往中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当下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尤其要掌握主动权，在国际社会，你不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不讲明自己想做什么，那你不要怪别人不理解你。沟通的方式方法非常重要，通俗地说，如果你说话让对方犯困或不愿意听，那你就是失败的，**国际交往沟通中，更强调自信，更注重诚信，更强调灵活。**以前我们提倡慷慨激昂的辩论，其实辩论是小技术，真正好的功夫要有平实的语言、生动的例子、浅显易懂的道理和对方沟通，让对方觉得受到充分尊重。未来我们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我们要做好充分地准备。作为外国语大学，尤其要注重培养新一代具有国际视野、沟通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时代精英，否则，即使我们的实力强了，国际影响力大了，但我们的国际形象也不会有太大的改观，我们的国际发言权不会有太大改善。

作为外国语大学的学生，**首先要胸怀祖国、服务国家。**上外的校训是“格高志远 学贯中外”，同学们读大学都抱着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想的是毕业后工作赚钱，有些人想将来出国留学、换个环境等，这些都可以理解，我们要包容各种人才，但是有一条大家要记住，一个人的作为必须和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结合起来，才能做出大事。我们 13 亿中国人民，我们的父老乡亲整体上生活水平还不高，如果我们大学培养的精英都是为他国服务，撇开自己的父老乡亲不管，一代代精英都去追求自己的快乐，那这个民族就危险了。各位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理应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二要刻苦钻研、扎实学业。读大学结构要有意识地建立宽广的知识结构，底子打的好是未来事业和个人发展的关键，一定要刻苦。现在我们面临的选择有很多，有很多学生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做生意，这当然可以，但是青春短暂，青春时期刻苦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听说有些大学的学生就读三年，大四都“放羊”去实习、找工作了，我不太认同这种做法。我在联合国工作，具体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工作，我们部门的雇员，大多数都是有博士学位的。

三要自主学习、勇于创新。我大学毕业，英语就学了两年半，老师对我说，老师教只是拐棍，你要把拐棍丢掉学会独立自主地学习。后来我一直坚持勤奋自学，才可能从事外交工作直到今天。要勇于创新，就是“不要死读书”。我讲个真实的故事，香港回归时的很多具体事务处理，在国际法上没有先例，当时英国翻遍了大英帝国的所有档案，发现对香港问题很多事情找不到依据，我与当时一起工作的同事就主动突破，创造了国际法先例。

最后，我想说，你们这一代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既可以见证建党 100 年，也可见证新中国成立 100 年。**你们都是 90 后，90 后是了不起的。**19 世纪有几个“90 后”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 1890 年出生的，你们是 20 世纪的“90 后”，相信大家也会为祖国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做出重大贡献。我在德国当大使的时候，有个中国学生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我们为祖国而自豪，明天祖国将为我们而骄傲”。我把这句话献给大家。■

互动问答摘录

问：我们做国际组织研究的学生进入联合国工作的机会大吗？听说联合国比较倾向于专业型人才？现在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正反两种意见，当我们制定“后千年发展目标”的时候如何权衡政治因素？

【答】联合国从各国网罗人才，有严格的招聘程序。比如我，有 4 个副秘书长级的官员对我进行考试。联合国有公开透明的程序，我们应该了解要求，进行针对性地准备。

第二个问题，“千年发展目标”当时制定的时候没有公开征求意见，是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所以一开始不被人重视，后来才慢慢被重视到，这是个好的方向，而且“千年发展目标”旨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而现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由 193 个成员国全员参与讨论，所有国家都不是局外人，所以各国都很关心，而且它的范围很广，这是自人类出现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光有经济发展和 GDP 是不够的，经济发展必须和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三位一体，这就是“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真谛。它现在有 17 个目标和 167 个子目标，各国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可自由选取。比如说，2030 年消灭绝对贫困，有些国家没有这个问题，比如瑞士，但在非洲这就非常现实，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都来谋求发展。我相信“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再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会给人类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问：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获得国际认可的道路上会起到什么作用？

【答】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我们在对外交流时，尤其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以文化人”，“礼尚往来”、“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作为外国语大学的学生，既要积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更要首先掌握我们自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未来的国际交往中自觉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中国理念、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问：你说青年应该增加国际视野，但是我们在网络上不能访问《纽约时报》，您如何评论？

【答】你讲的问题只是一个个别现象，我要提醒你的是，如果你认为提高国际视野，就是多看《纽约时报》，那你就“悲催”了。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不民主，他们觉得民主是一人一票，公开选举；如果这么说来，联合国有 193 个成员国，而 G20 只有 20 个国家，所以联合国肯定比 G20 更民主。但是实际上，哪个更有效果，更有影响力？西方又觉得是 G20。这其实就是意识形态问题，西方总是习惯以他们为出发点考虑问题，联合国大会 193 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可以发声音，但是达成一个共识非常困难，安理会 15 个成员国，其中包括 5 个常任理事国，它做决定就比较快而且具有影响力，可是

15 个成员国之外的国家说你们不民主，是你们自己选的，我们进不去。因此我们看问题要看得全面一些、深入一些、透彻一些，要通过现象看到本质。

我讲的国际视野，是要综合来看，要有辩证的、理性的批判思维，你盯住一两张报纸你会看歪的，你看了西方的大报，再听听自中东、来自非洲的想法，你才会对国际事务有全面的认识，这才是关键。我们在对外交往的时候要有自信，要有立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一反问，没话了，再一问，急了，这就说明我们功底不够，对国际事务了解的不多，所以希望我们同学们在这个地方了解涉猎的广一些，要勤于思考。

问：作为在联合国任职的中国高级外交官，你是如何平衡个人情感与所在职位之间的关系的呢？

【答】这确实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作为一个中国外交官，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了联合国，因为你是国际公务员，就不仅代表中国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不能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作。联合国负责的国际事务包括：一是和平与战争事务，我们最熟悉的安理会是专门负责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属于政治事务部，负责这个部门的副秘书长多数是美国人；二是发展事务，由经社理事会负责，我所在的部门，共 507 个人，它负责可持续发展、老龄化、妇女、青年、残疾人、少数族裔、人口等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既照顾到全世界的发展需求同时又向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穷人倾斜呢？完全可以。事实上我们也在这样做。比如说千年发展目标过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两大支柱，一大支柱就是减少全球贫困，这个就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利。第二，可持续发展。中国也是受益的，大家都说雾霾真苦啊，如果能够进行可持续发展，大家少吸点雾霾，总是好事儿啊。因此我觉得这个关系在初期有个转变过程，但是在今后过程中，我们是可以为我国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需要帮助的穷人来服务的，这是我们经社理事会坚定不移的。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管政治，中国人管经济，那咱就把经济管好。

吴红波是中国资深外交官，也是中国派出的第八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从事外交工作，曾任中国驻德国、菲律宾大使，外交部驻澳门特区副特派员，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首席代表，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助理、办公厅主任、港澳台司司长、西欧司副司长；2012 年被联合国任命为副秘书长，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